

树又·著

虫齿



无界
散文

散文界

+

虫齿

赵树义·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虫齿 / 赵树义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78-5297-5

I. ①虫…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6565号

书 名: 虫 齿
著 者: 赵树义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贾江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297-5

定 价 36.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 001 抑郁症
- 037 习惯性
- 067 第八宗罪
- 083 酗酒者
- 127 说谎者
- 149 失忆者
- 167 刀
- 187 暗疾
- 209 路边书
- 245 我与世界的N种关联方式
- 267 后记 河流不关心方向

抑郁症

1

你可以不承认自己是病人，但你绝不敢说自己是百分百健康的人。反过来讲，你肯定不是百分百健康的人，那么，你是病人吗？

如此逻辑无异于诡辩，在推理面前，你稍不留神便会掉落陷阱。貌似语言游戏，只因“病人”一词所指涉的意义含混，概念便随时可能被偷换。“病人”一词是陷阱，类似的概念或语境设置都可能是陷阱。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各种陷阱边缘行走，既然如此，冒一次险又何妨？

我决定以看似枯燥的理论布局这篇文章的开篇，让枯燥做新鲜事物的酵母。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冒险，我觉得太阳底下的许多故事已经发生霉变，只有站在更复杂的维度审视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打开另一重引人入胜的大门。请注意，我说的是更复杂的维度，并非换一个角度，匍匐在四维的时空里，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观察，事物都仿佛一块陈旧的抹布。我一点都不担心失败，我相信好读者都耐得住枯燥，而你也明白，只有越过空无人烟的地带，才可能别有洞天。

此时，此地；某事，某人。很久以来，写作者讲故事——不论小说的、散文的，还是诗歌的——通常都不忘这四大要素。文字是自由的，写作者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限制在四维时空中去，似乎文字也像操纵它的人一样，最大的自由度便是四维空间。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或者说，人到底是几维的生命？人所在的宇宙又是几维的世界？

排列这四大要素时，我刻意把它们分成两组，因为在现实世界里，此时、此地是构成四维时空的要素，某事不过是时空中的道具或桥段，某人不过是时空中的表演者或幕后推手。很显然，在我们的经验里，事是作为物而存在的，人虽非物，有时也作为物而存在，在这一时刻，人无形之中被物化了。人一向以主宰者自居，喜欢凌驾于万物之上，颐指气使，却又在不知不觉中，自由落体为物，岂不怪哉？

人之所以自视甚高，只因人相信自己的思维比动物更高级。这一判断无疑是成立的，不过，很多时候人又喜欢把自己仅仅当作肉体存在，似乎虚无的、捉摸不定的思维是一团空气。不，有时候思维甚至连空气都不如——空气还可测量，思维却不可测量，思维仿佛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存在，是空。可恰恰是这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空，又让思维显得非同寻常，或者说，思维是超越时空的、没有边际的维度，人因拥有这一特殊禀赋，才成为多维时空中的最大变量。

如此看来，人的思维无疑是时空之外的另一宇宙！

这一结论与众多物理学家推断出的宇宙维度是一致的。物理学家认为宇宙是十维的，他们还给出一个十维宇宙的创世时间表——

☆ $10E-43$ （读10的负43次方，以下同）秒，这是宇宙大爆炸的起爆点，从这一瞬间开始，十维宇宙分裂成一个四

维宇宙和一个六维宇宙。六维宇宙崩溃，坍缩成 $10E-32$ 秒。四维宇宙，即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宇宙则迅速膨胀，此时温度为 $10E32$ （读 10 的 32 次方，下同）度；

☆ $10E-35$ 秒，大一统作用力崩解；

☆ $10E-9$ 秒，电弱对称崩解，此时温度为 $10E15$ 度；

☆ $10E-3$ 秒，夸克开始凝聚，中子与质子出现，此时温度为 $10E14$ 度；

☆ 3 分钟，质子与中子开始凝聚成稳定的原子核；

☆ 30 万年，电子开始凝聚在原子核周围，第一个原子出现；

☆ 30 亿年，第一个似星体出现；

☆ 50 亿年，第一个星系出现；

☆ $100 \sim 150$ 亿年，太阳系诞生。又经过数十亿年，地球上出现第一个生命。

毋庸置疑，这是一张特殊的时间表，表中所列时间、长度、温度等数值虽难以直接测量，但这样的难题显然不足以让科学家裹足不前，破解难题的钥匙之一便是普朗克单位，即物理学上自然的最小可测量度。普朗克是一位物理学家，他是普朗克常数的发现者，也是量子世界的开启者，普朗克单位仅是其应用之一。在我的眼中，普朗克单位却仿佛实世界与虚世界的临界点：高于这一临界点，质量、时间、长度便可测量；低于这一临界点，质量、时间、长度便不可测量。临界点，这是世间最微妙的状态，也是世间最复杂的状态，懂得微妙且把握复杂，恰是人类高于动物的灵光乍现。在这里，我们无须怀疑创世时间表中每个数字的精确性和真实性，它们看似从天而降，实非凭空而来，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着一堆严密的公式和复杂的演算，

这些都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事，不在今天的讨论范畴。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脑容量惊人庞大，宇宙的规律和奥妙最好交由他们去发现，我们只管践行一回拿来主义且做到由理及文、触类旁通，便不必为大脑缺氧而纠结。

设想一下，把史上最聪慧的大脑镶嵌在蔚蓝的穹庐之上，该是怎样一幅景象？阿基米德、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赫兹、拉格朗日、法拉第、高斯、安培、麦克斯韦尔、布朗、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克劳修斯、波恩、狄拉克、费曼、霍金、杨振宁，当然，还有罕为人知的黎曼、罗摩奴詹、维藤、温伯格、格拉肖、希格斯、格林、施瓦茨、爱德华·威滕，等等。这群星光灿烂的智者仿佛附着在天幕上的幽灵，他们从一维空间开始，一层一层揭开宇宙多维的帘幕，他们在纷纭的现象中抽丝剥茧，历经百代才找到支撑宇宙的四大支柱，这便是电磁力、强核力、弱核力和引力。普罗大众的大脑和眼睛仅为四维时空而生，匍匐在大地之上，我们仅需掌握双手、肌肉与力的关系，便可从容应付日常生活。物理学家却不然，他们对宇宙的起源和消亡充满好奇，超弦理论便是他们最富想象力的发现之一。“弦”本指乐器上发声的线，物理学家却用最微小的“弦”来建构最苍茫的宇宙，创造力不可谓不奇妙。在他们的眼中，宇宙的时空是十维的，我们赖以生存的四维空间为爱因斯坦时空流形，“垂直”于此四维空间之外，还存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六维流形，“弦”便自由纵横在这两个流形中间，状如古希腊哲人所描述的“小到不能再小，完全无法分割的”“原子”。古希腊哲人的“原子”是泛指，性质类似基本粒子。物理学家把宇宙看作一把巨大的琴，十维空间便是音箱，拨动琴弦产生的基本粒子便是宇宙的琴声。超弦理论之妙俨然老庄论道，它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入手，认为每个粒子都是一个“弦”，所有的“弦”都完全相同，“弦”的振荡模式决定了它最

后成为什么样的粒子。无疑，“弦”的运动轨迹旋律一样复杂多变，三维空间无法容纳，十维空间才是它畅游的世界。自然界的基本组成单元，譬如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等等，都是“弦”的不同振动模式或振动激发态，它们看似粒子，实际上却是一维的“弦”。当然，物理学家眼中的“弦”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弦”并不相同，他们称之为“宇宙弦”。“宇宙弦”的每种振动模式都对应着一种特殊的共振频率和波长，它的典型尺度便是普朗克长度（ 10^{-33} 厘米），比电子的半径还要小 10^{15} 倍。“宇宙弦”如此微小，我们根本无法区分它是“弦”的共振，还是粒子，只有把它放大，才能发现它并非一个点状粒子，而是一种振动弦。如果说宇宙是“宇宙弦”组成的大海，那么，基本粒子就像水中的泡沫，它们在不断产生，也在不断湮灭。

超弦理论几乎囊括了所有物理学知识，它太超前了，好比21世纪的物理学提前投胎于20世纪，而21世纪的数学尚未在20世纪出生，物理学家不知该如何来精确描述它。1887年，一位数学天才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小镇横空出世，是他破解了这一难题。这位数学家的名字叫罗摩奴詹，像所有天才一样，他少时坎坷，命运多舛，甚至未能通过升高三的考试，却一生痴迷于数学演算。信息闭塞，无师自通，罗摩奴詹与欧洲数学界几乎隔绝，却用自己的方法重新推导了欧洲百年数学史以来的所有重要定律。罗摩奴詹写在笔记本上的方程式密密麻麻，包罗万象，他只对提出公式感兴趣，却很少提供证明或导出公式的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写在3册400多页的笔记本中，仅公式就多达4000余个。1913年，罗摩奴詹26岁，名不见经传，行为乖张，他把自己的发现整理到几页纸上，寄给三位鼎鼎有名的英国数学家。这几页纸看似轻如鸿毛，却包含了120个定理。他人对此嗤之以鼻，视如敝屣，哈代却慧眼识珠，青眼有加。1914年，哈代把罗摩奴詹带到英国，让他参与到自己的多项数学计划当中，也是这一年，罗摩奴詹患

了严重的维他命缺乏症。五年之后，罗摩奴詹英年早逝，年仅32岁。罗摩奴詹独立完成的计算令人难以置信，与其说他是一个数学奇才，勿如说他是一台超级计算机，近百年过去，后人才在他的演算基础上推导出罗摩奴詹模函数。这个奇特的模函数是个包含了24次乘幂的数学式，它证明了超弦理论只有在十维中才是自洽的，否则，便无法用这一理论整合已知的物理定律。换句话说，产生现存宇宙的高维度宇宙应该是、也必然是十维的！

在罗摩奴詹之前，另一位数学天才黎曼率先登场，他让世界记住他的方式，便是把世界平整光滑的表面弯曲。1854年6月10日，黎曼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发表演说，公开质疑统治数学界2000多年的欧几里得理论，直接宣告了这座圣塔的倒掉。黎曼说，精确运算的欧几里得数学建立在直觉的流沙之上，它缺少扎实的逻辑推演。黎曼问道：欧几里得几何认为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且是无须证明的公理，那么，如果我们所处世界的表面是弯曲的，这个公式还成立吗？黎曼颠覆了公理的存在，这不仅是一次科学行动，还是一次哲学行动，黎曼一边将公理请出数学圣殿，一边将自己的研究触角伸向物理学领域，认为电力与磁力实际上是同一种作用力的不同表象，作用力则是几何结构扭曲所造成的必然现象。黎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以多维空间理论简化所有自然作用力，提出以“场”来描述重力，以“度量张量”来描述空间每个点的重力场，同时提出了虫洞的概念。黎曼未来得及计算空间褶皱到什么程度，才足以描述不同的作用力，便像罗摩奴詹一样英年早逝，他未竟的事业随即落到爱因斯坦的肩上。小时候，认为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少说废话”的爱因斯坦，却常常不得不面对自问自答的尴尬：“如果你追上一束光线，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你会不会看到一束静止的光波冻结在时间中？”爱因斯坦是孤独的，这位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奠基者试图把宇宙的四种力统合

在一起，创建“万有理论”，却未能如愿。今天，他的继承者终于发现了一个框架，一个能描述一切现象的、统合所有自然律和作用力的理论，这便是超弦理论。数学家维藤说：“所有物理学上的伟大思想，都是超弦理论的副产品。”

无论黎曼、罗摩奴詹，还是维藤，他们的大脑无疑都是一种“超弦”，正是他们弹奏出的“弦”外之音，才在冥冥之中指引物理学家找到开启宇宙奥秘的钥匙。

那么，宇宙是怎么开启的？或者说，在宇宙开启之前，是否有第一推动？是否有上帝存在？

牛顿生前未能解答第一推动问题，他将此归功于“上帝之手”。超弦理论却把上帝无情地赶下神坛，还宇宙的统治力于自然，其中最有力量的理论，莫过于霍金的平行宇宙、黑洞、虫洞等。19世纪末，尼采预言“上帝死了”，他在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21世纪初，霍金宣称“哲学已死”，他在《大设计》中嘲讽道：“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现代发展的步伐。”霍金创立的量子宇宙学以爱因斯坦的古典宇宙学为出发点，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量子粒子，用宇宙波函数来描述多重宇宙的无穷集合。霍金推断，宇宙不止一个，而是无数个，各宇宙之间通过虫洞系统相互连结，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平行宇宙之一。在众多宇宙当中，大多数宇宙是死寂的，不具备孕育生命的物理定律，只有我们所处的宇宙符合生命生存的条件。

既然宇宙可能是一个量子粒子，那么，人也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在人的宇宙中，肉体是四维的，或可称之为“身宇宙”，大脑思维可能是六维的，或可称之为“心宇宙”。六维的“心宇宙”不仅可以弯曲，甚至可以超过光速。如此看来，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此时、此地构建的只不过是一个四维空间，而某人——一个无有穷尽的变数

——还是一个六维空间的携带者，某事将因之而变得复杂起来。身心二宇宙合一，此时、此地、某事、某人构成的世界便因之更多彩或更暗淡。

2

思维者，思之维度也。一个看似约定俗成的词汇，其实也是藏着玄机的。

在我的想象中，思维仿佛装在瓶子中的玻纤花朵，细微的花蕊如晶莹剔透的针芒，它穿透密闭容器四散开来，或如岩水的寒光，或如隐秘的核辐射。想象中，思维或呈渗透状，或呈发射状，好比黑暗处发出的红外光，眼睛看不见，却客观存在。又似一根又一根筋一样的琴弦，能够持续地、坚韧地发出各种回响，还是娇嫩的，某些时候会生锈、发潮、腐烂，不小心便会折断。当然，思维也可能是一团棉絮，大脑一旦浸了水，思维便萎靡作一团，再也理不出头绪来。

生锈、发潮、腐烂或折断是一种病，思维生了病会是什么样子呢？被水浸湿也是一种病，思维浸水的人又会是怎样的人呢？

行文至此，你的心中或许已有答案。是的，我说的是抑郁症，一种城市病，一种时代病，我称之为思维病。

行走在城市，我常常回想乡村的三样东西：阳光、空气和水。乡村的阳光是无遮拦的，空气是不滞塞的，水是流畅的。换句话说，乡村的阳光、空气和水一直以裸露的方式呈现，仿佛一丝不挂的婴儿。不是仿佛，乡村事实上就是婴儿，你见过无忧无虑的婴儿患过抑郁症吗？城市多愁善感，情感表达方式丰富而脆弱，俨然多情的女子——“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又似敏感的文士——“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城市也有阳光，城市的阳光有时也像乡村一样明亮；城市

也有空气，城市的空气有时也像乡村一样浩荡；城市也有水，城市的水有时也像乡村一样清澈。可这不过是表面的光华，在我的经验里，城市与乡村总归是不同的，这不同与看到的东西无关，与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有关。好比两个看似同样健康的人，一个粗粝而结实，一个肌肉健美却先天患有血液病，血液病即使不遗传，也存在随时质变的危险。乡村喜欢让埋在地下的东西拱出来，自由生长，城市喜欢把东西埋到地下，变成隐私。看到水从岩隙挤出来，你会怀疑它的纯净吗？看到水从化学处理厂进入地下管道，你会相信它是纯净的吗？你或许觉得城市人的思维有些庸者自扰的意味，其实，也并非庸者——在世人眼中，乡村人比城市人更像庸者——自扰，而是生活方式由生理而心理、由外在而内在、由简单而复杂之后的必然。城市忧心忡忡，便容易得病；得了病便须治病，医学便发达了；医学越发达，病变被发现的概率便越高，城市便越发忧心忡忡……仿佛一条纠缠不清的生物链。所谓文明进程，便是不断厘清这一纠缠的过程，这样的纠缠在乡村显然少了许多。我这样说，并非想以此证明乡村不会得病，事实上，乡村也是多灾多难的，只不过与城市精致和娇嫩的“心宇宙”相比，乡村的头疼脑热多是肢体的，多是“身宇宙”的，乡村的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一块骨头放在托盘里，状如一只肥大的蝴蝶。大夫示意我摸一下，我心有所思，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并非恐惧，也不担心产生俗常所形容的触电感觉，我只是突然意识到它应该有些神圣，我不能也不该触碰它。是的，在这一瞬间，它在我的眼中并非一块生了病的骨头，而是某种禁忌，这禁忌不单来自我的情感寄托，还来自一个城市人对待情感的方式。大夫笑了笑，他是职业医者，在他的眼里，骨头就是骨头，他见惯了各种病变的器官，早对家属或直接或委婉的反应习以为常。从业经验让他漠然，他或许以为我在害怕什么，其实，

经验像常识一样，也是靠不住的。不过，我依然要感激大夫的友善，即使从他麻木的神经上绽放出的微笑像他额头上浸出的汗珠一样细小。我说，谢谢大夫，您辛苦了。大夫是朋友的朋友，他习惯性地用镊子敲打着托盘里的骨头感慨道：我做了半辈子手术，什么样的甲状腺都见过，长成你姐姐这样的还很少见——它太硬了，我费了半天劲才把它锯下来。姐姐变异的甲状腺的确够坚硬，这场手术也比常规时间多耗去一个小时，在超出时长的等待里，我的焦虑也是坚硬的，它一直骨骼一样磕碰着我的神经，我只能用水一样的平静把它软化。我很少到医院来，站在手术室外等候这还是第一次，我能够感觉到走廊里的沉重。走廊太安静了，走廊里每个人的呼吸都粗重而清晰，以至于手术室的门每次打开，我都仿佛听到乡村木门的吱扭声——其实，手术室的门根本没有声音。终于听到护士喊出姐姐的名字，终于在一扇窗口看到这只托盘，托盘里蝴蝶状的骨头便在这一刻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大夫的表情半是欣赏，半是吃惊，很显然，能够啃下这块硬骨头，足以让他为自己精湛的医术自豪，姐姐的甲状腺如此坚硬，又让他诧异。大夫不断敲击着托盘里的骨头，说到“锯”时吐字特别清晰，我分明听到镊子落在托盘里的声音，甚至听到锯齿深入骨头的声音，心里不禁颤了一下。我想象不出大夫使用的锯子是什么形状，更不曾想到喉结附近的骨头居然这么大，甲状腺居然是眼前这个样子！我一直觉得喉结是柔软的，它周围的事物也应该是柔软的，即使藏着一些坚硬的骨骼，也应该牙齿一样细碎而精致。大夫说，都长成结石了，你姐姐好像也是医生吧？她对自己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怎么能忍受到现在？！我只能无奈地笑笑，眼前却出现磨刀石的形状，在大夫问话的刹那，我的心底几乎流出泪来。我清楚听到了骨头轻微撞击托盘的声音，我感觉这声音好似锤子砸在骨头上。这一刻，我的眼前清晰地浮现出姐姐在电话那端说疼的模样。

姐姐的忍耐力极强，她说疼，那便是真的疼，便是无法忍受的疼。

姐姐下定决心来太原看病，心里一定挣扎了很久。我说来吧，什么也别想，来这里好好做个检查，不要考虑钱的问题。姐姐说，我有医保，不担心钱，我是不想给你添麻烦。我说，我是你弟弟，你把我也当外人？姐姐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很久。我又说，一辈子总为别人考虑，就不能为自己考虑一回？姐姐这才犹犹豫豫地答应了，嘴里还在嘟囔着你那么忙。我知道，姐姐比谁都清楚自己的病情，她是实在扛不住了，才给我打电话的，我如果不说几句重话，或者，我的口气略有一丝迟疑，她都不会来太原的。

第一次陪姐姐去肿瘤医院那天是个周末。检查，化验，等待结果，最后确诊为甲状腺腺瘤。大夫建议做手术，姐姐又犹豫起来，甚至想放弃治疗。我说你是医生，你不知道拖下去的后果吗？姐姐只是憨厚地笑笑，说大城市办事太麻烦，你跟大夫说说，咱开点药回家养着行不行？我说吃药管用，你会来太原吗？姐姐依然憨厚地笑笑，终于答应住院手术，可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姐姐说，手术那天，你能不能来医院陪我？我也笑了，你不是什么都自己扛吗？一个小手术也害怕了？姐姐又一次憨厚地笑笑说，不是怕，是有你在，我心里踏实。姐姐在乡村行医30多年，肯定经见过不少意外事故，她嘴上虽不说，可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从麻醉开始，只要大夫允许，我一直陪在姐姐身边。从麻醉室到手术室的路上，麻醉师随口问道：你是病人的儿子？我笑笑说，不，她是我姐姐。麻醉师有些尴尬，我知道他并无恶意，在他的生活经验里，他想象不出环境对人的改变究竟有多大。其实，姐姐仅大我四岁，几十年她一直在乡村生活，田野里的辛苦劳作和起早贪黑的行医生涯让她过早地衰老了，看上去就像一件埋在地里的盛满水的陶器。我因为赶上高考，摇身变成城市人，我不再被风吹日晒，便城市人一

样肌红面白起来，仿佛一件摆在书架上的瓷器……

手术室外的走廊安静得有些怕人，病人家属或三个或五个聚在一起，他们除了眼神交流，很少说话，也很少走动。我坐在等候区的角落，无所事事，又不愿总去想手术室里的姐姐，便在手机上胡乱涂鸦一些句子。我看上去轻松，内心其实并不平静。在漫长的等待里，我坚信姐姐的手术会一切顺利，心底却依然被悲怆的气息所笼罩，涂鸦在手机上的文字让这种气息变得更沉重。我反复删改着每个字，我小心翼翼地对待文字的态度，就像大夫对待病人的每个器官。寂静中的压抑可以深入骨髓，我在城市生活了30多年，这种压抑一直在我的周边存在着，我并不在意。沉浸在文字的痛苦中，身心便是沉陷的，仿佛自由落体一般，越沉落，越快乐，写作似乎是世上最大的苦中作乐。我信手涂鸦的文字自然与姐姐有关，想到躺在手术台上的姐姐，想到永远笑呵呵的姐姐，我突然意识到，乡村虽有艰辛，有贫困，有疼痛，可乡村的艰辛、贫困和疼痛就像乡村的阳光、空气和水，是敞开的、裸露的，是可以在太阳底下、石板之上暴晒的，它坦坦荡荡地呈现在那里，或许怵目惊心，却少有城市的压抑。是的，乡村有自己的伤痛，不过，乡村的伤痛更多是肉体的，我见惯了乡村的喉结粗大、关节变形、腰身佝偻，见惯了乡村因疼痛而变形的表情，但与城市相比，乡村的表情显然更干净——乡村会把痛苦藏在心底，但不会把抑郁藏在心底。是的，在很早很早之前，乡村人曾经不刷牙、不洗脚、不洗澡，甚至几天洗一次脸，他们每天亲近泥土，对身体是否干净并不在意，生活习惯也不讲究，思维方式却是干净的。当然，乡村人也有爱恨情仇，也有疾病与罪恶，但在他们简洁而直观的线形思维里，这一切都可以拿到地上晾晒，他们的思维便少了皱褶和污垢。

在我的经验里，乡村生活偏重于“身宇宙”，城市生活偏重于“心宇宙”，乡村人向往城市，城市人回归乡村，都不过是寻求自身宇宙的内在平衡罢了。在平衡未达成之前，造物主是公平的，他把身体痛苦更多地赐予乡村，把精神痛苦更多地赐予城市，乡村与城市便因之独立为两座痛苦不同、幸福也不同的“围城”。

不过，痛苦也罢，幸福也罢，人一生真正的难题都是生死。于生死而言，生似乎是过程，死似乎是结局，生的过程躁动，死的结局安宁，所谓向死而生，不过是智者放下躁动之心的修行。佛家相信生死轮回，在佛家眼中，死又何尝不是过程？生又何尝不是结局？自宇宙创生那一刻起，时间便是无限的，生命便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里，众生明知死是结局，却不愿直面结局，能够真正向死而生者其实寥寥。人心如此，躁动不安便是生命常态，人稍一放纵自己，便沦为情绪动物。

我在城乡之间行走多年，虽非佛教徒，如若拂去生死表面的浮尘，我倒很愿意把生界和死界看作心中的净土——唯其如此，生才是有希望的，生的每一刻便是蹒跚在去往净土的路上；唯其如此，面对沿途的艰辛、磨难和挫折，众生才不患得患失，才心情晴朗。阅历丰富的人都明白，艰辛、磨难和挫折无可逃避，就像生老病死，就像日出日落，它们是生命的常态，无论我们接受或不接受，它们照常存在，有时甚至超出常态。亘古以来，白昼与黑夜一直轮替，在白昼之后，肯定是黑夜，在黑夜之后，有可能还是黑夜。在旅途上，隧道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候，不给自己保留一丝光亮，便不会心怀绝望，我们可以一丝光亮都不要吗？世上有极端，但没有绝对；有狂热，但